

●学林漫录

忆马积高师

易重廉

1979年2月,“文革”结束不久,全国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报考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科。报名前,要求递交学术论文一篇,经过评审,作为决定该考生是否可以取得考试资格的参考。我提交的论文为《〈离骚〉释义》。5月,评审通过,我赴省参加考试。

进入考场,检验“准考证”,一位监考官模样的先生,发现我“准考证”上的姓名是“易重廉”。他小小一怔,看了我半会,问道:“你是易重廉吗?”我听了,也小小一怔,看了他半会,反问道:“难道我不是易重廉吗?”这一问再问,很快把近边的几位监考官先生纷纷吸引过来了,有的向我招手,有的与我握手,有的说:“你的预审论文有水平,了不起!”有的说:“此次考生中最有希望的大概就是你了,好好把握吧!”

我估摸着,一定是哪一位论文主审官看上了我提交的论文,以至于在招考人员中造成了一股不是太小的影响。说真的,对于这位好心的主审官,有机会,我还真想谢谢他,至少合个影留念吧!可惜,考试结果,我落榜了。

落榜的原因在“政治”上。政治试卷一共五道题。我终生难忘,其中三道竟完全是我平生见所不见、闻所未闻、难得出奇的“哑题”。比如说:“什么是级差地租?级差地租一与级差地租二有什么区别?”

……

我当机立断!我要继续努力,要满世界去寻找像论文主审官那样的好心人来作为我此生砥砺前行、奋斗不止的精神支柱和学术导师!

最终,我认定了两位:一位是湖南人,湖南师大中文系教授马积高先生。一位是山东人,四川师大中文系教授汤炳正先生。两位均与我未谋一面,未接一语。古人说:“以文会友。”我却是“以文会师”,即用我的文章代替我自己去拜会我的两位心仪已久的老师。

我寄给马先生的文章是《〈天问〉释义》,寄给汤先生的曾是交湖南社科院审查过的《〈离骚〉释义》。一个月多一点,汤先生回信了。他对《〈离骚〉释义》的评价,与湖南社科院那位主审官几乎完全一样,说明“英雄所见略同”。也就是说,《〈离骚〉释义》的质量,只要是内行,谁看了谁都会说好。一个月多一点,马先生也回信了。对《〈天问〉释义》的评价,马先生也不低于汤先生对《〈离骚〉释义》的评价。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拜读了马先生的回信,特别让我惊讶的是:过去那位对《〈离骚〉释义》评价很高,

以至于在考试人员中造成过很大影响的论文主审官,不是别人,原来也就是我今天又主动找上了的马积高先生!

1981年的《求索》第3期,我的《〈天问〉释义》,经马先生的鼎力推介,轻轻松松地在这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紧接着,武汉的《江汉论坛》、山东的《文史哲》、上海的《学术月刊》等全国一流、世界享誉的社科学刊,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了我的学术论文,肯定了我的学术成就。恕我自诩,马先生领我跨进了学术研究的大门,我自己的确也不断地在苦苦地、扎扎实实地“修行”着呢!故长时期以来,我没有太多地有负于马先生对我的悉心扶持与关爱!

1983年10月,“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年会在桑植召开。这个学会本是湖南高等院校教师与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们的专业组织,不接纳中学老师的。由于马先生等前辈的关照,我有幸收到了年会的通知。

邵阳参加这次年会的除我之外,还有邵阳师专中文系的教授张玉玲师与讲师钟葵生先生。玉玲师是我的老师,又与马先生同学,彼此很熟。钟先生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是马先生的学生,当然也认识马先生。

报到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请玉玲师领我去拜见马先生。玉玲师向马先生介绍我说:“这是邵阳的易重廉,我的及门弟子,也应是您的私淑弟子?您身份高,名气大,帮了他不少忙,他非常感激,故一定要我陪他来拜见您。”介绍之后,我急忙向马先生靠近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压低声音,又恭恭敬敬地望着马先生叫了一声:“马老师好!”我不叫“马教授”,因为我事先想好了,“老师”的称呼比“教授”亲切。马老师握了握我的手,示意他的研究生搬来凳子,让我坐下。我太不中用了,坐在凳子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满身的不自在。准备了很久的一些话,一下子,乱得一塌糊涂,半点头绪也理不出来。

玉玲师见我紧张,抢先与马先生拉开了话闸子。他娓娓而谈,从他们的老师钱基博先生谈到他那个天天要晨昏请安的聪明儿子钱钟书,又谈到钱钟书那位漂亮的女儿和那个其貌不扬的女婿。谈到女婿,自然又谈到马老师的岳父骆鸿凯先生了。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比着意编造的故事还好听。有几次差点让我笑出声来,幸好我自制力算强,终于没有失礼。这次拜见,不知在马老师心里会留下什么印象?

第二天,参会人员去天平山“省五七千

校”参观。床铺不够,年轻的两两一铺,我与葵生同铺。一夜的闲谈,增加了我们之间的许多了解。他告诉我,他有可能出任邵阳师专的副校长,如成事实,他一定会设法调我来师专教古代文学,我高兴极了,向他说了“苟富贵,勿相忘”的古训。当年春节,葵生来隆回找我,说:“副校长当到师范去了,你还来吗?”我说:“你去了,我哪有不来之理?”于是,我们夫妇便一同成了邵阳师范的语文老师。葵生办事,“言必信,行必果”,不含糊的!

葵生是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主儿,而且还自己有一台相机,咔嚓咔嚓,不停地响。响得我心痒痒的,就试着对他说:“我很想与马先生合个影,你有办法吗?”他一拍胸脯,说:“明天参观贺龙故居,就给你们拍一张,太容易了。”见他愿意帮我,我就得寸进尺,咬着他的耳朵说:“我不敢向马老师开口,怕他不答应,请你暗暗给我们凑合。你做得到吗?”他又一拍胸脯,说:“世界上没有我做不到的,明天去,看我的。”我的心便全放下了。

果然,参观贺龙故居不到一小时,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看起来,就像是马老师主动约我合影似的。背地里,我翘着大拇指表扬葵生说:“你了不起,我佩服!”他笑了笑,说:“佩服什么,我本来是说,你不敢开口,要我请马先生来约你合影的。”“天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啊?今后,我还有脸见马老师吗?”我这话显然是埋怨葵生。可葵生笑得更放肆了,说:“马先生很随和的,找他合影,他不会拒绝,何况你是他得意的门生呢!”真让我哭哭不得。

相片洗出来了,葵生通知我去取。一看,所谓“合影”,真像“合”了两个黑不溜秋的“影子”!葵生说:“那天的光线太暗,拍不出水平来。再则,马先生和你都不修边幅,穿着不讲究,头发蓬蓬松松的,也影响效果。”他把责任全推了。千方百计,搞了一张“合影”,再怎么样,也要挑一张做个留念。马老师那里,就不寄去献丑了。他要问起,我也会往葵生身上推。

马老师与我的“合影”,在我的相册里,一直就只有这一张。不过,我收藏得最为用心的可能也是这一张——毕竟上面留了马老师的“影子”呀。

（马积高，著名文史学者，著有《赋史》《宋明理学与文学》等；易重廉，1935年10月生，湖南黔阳人。曾任湖南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中国楚辞学史》《屈原综论》等）

●读者感悟

意志创造奇迹

——海伦·凯勒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

潘文咏

去感受阳光、空气和水,去感受什么是方的,什么是圆的,什么是粗糙的和平滑的,到郊外体验骑马射箭的感觉……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学习掌握了英、法、德等五个国家的语言,惊奇地完成了十四部作品,并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毕业于顶级名牌高校的盲聋哑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一部伟大的自传作品。它记录了海伦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坚强意志,努力改变自己苦难命运的故事。虽然命运女神没有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她没有气馁,用一生所秉承的坚持、努力、乐观等优良品质和坚强意志,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在一百多年来,鼓励着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们勇敢地前进!

海伦·凯勒在世界上生活了八十八个春秋,但有近八十七个春秋是生活在黑暗孤独的无声岁月。她如此不幸,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失去听力、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女子,凭着坚强的意志,成了举世闻名的教育家和作家。她在黑暗而

又寂寞的世界里找到光明,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到处奔走,建立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为世界慈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她的成功被誉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海伦·凯勒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创造了世间盲聋哑人的奇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他们在逆境中,以坚强的意志勇于探索,并有所作为的动人故事感人至深。

人类因有意志而追求,因有追求而超越,因超越而前进。当追求成为一种信念,梦想就会开始实现。让我们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同心携手,在这个物质财富洪波涌起、惊涛拍岸的时代,以只争朝夕的雄心气魄,用坚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为夕阳添色,为时代增彩,去享受老有所学的快乐,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奇迹!

（潘文咏，湖北武汉市人，1945年生，中华辞赋社社员，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欧阳予倩》，陈珂、罗如圭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新书赏析

欧阳予倩：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祖

——读长篇传记小说《欧阳予倩》

禾刀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一生编、导、演剧目总计157部,其中话剧剧目101部、京剧剧目29部。从1907年加入春柳社第一次上台饰演话剧《黑奴吁天录》角色,至1962年寿终,平均每年编、导、演剧目近3部。这还没刨掉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辗转于国内外许多地方所耗费的时间。欧阳予倩自谦“只想当好一个伶人”。他并非“科班”出身,十八班武艺全是多个老师传授,东拼西凑的结果;他的京剧旦角水准与梅兰芳相抗衡,二人素有“北梅南欧”之誉,并因在南通首次同台献艺而轰动一时;他对传统京剧、粤剧、桂剧改良方面有过多有益的探索;他对戏剧人才培养模式大胆改革,力推美育,为近代戏剧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基础……

今年是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长篇传记小说《欧阳予倩》,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陈珂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罗如圭合著。历史传记小说优点在于故事性强,容易引人入胜,常常会对个人感情渲染有加,这从对欧阳予倩与发妻刘韵秋结合,以及他东渡日本与异国女子艾川友子结拜兄妹的大量书写便可见一斑。缺点也往往同样突出,如考虑到读者阅读习惯,常常因为过于强调故事性而割舍那些极具价值但干巴枯燥的史料。

粗略统计,本书出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百余人,包括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李叔同、梅兰芳、田汉、马君武等诸多名人,涉及地点包括湖南、北京、日本、上海、汉口、香港、广州、桂林等。每个人物在每个地点的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性格饱满……凡此种种,足见史料搜集就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也难怪罗如圭称为本书足足准备了十年。虽然人物众多,但由于准备充分,加之行文紧凑活泛,语言质朴,所以读来朗朗上口,令人激情澎湃。

本书序言指出,欧阳予倩的经历,“预示着中国一个传奇的时代,真正现代的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的思想、现代的人格、现代的品性、现代的艺术、现代的审美开始了”。同所有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过厚重足印的名人一样,欧阳予倩之所以热爱戏剧,乃是从小养就的“本性”。在家乡戏剧班子“若兰”这位启蒙老师的带领下,欧阳予倩很快成为京剧年轻的“票友”。留学日本后,在李叔同的带领下,他又迷上了话剧,再后来他把现代话剧与京剧进行了融合尝试,并收到不错效果。

自踏上戏剧之路起,欧阳予倩便面临收入微薄,生活贫困,甚至不得不带领家人躲避战乱的窘境。但他不管不顾,依然坚守自己的戏剧理念,坚决反对唱堂会,坚决反对一些戏剧班子为逐利而迎合低级趣味,坚持艺术至上,大力推崇戏剧审美文化,坚持认为戏剧应该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所有的反对与坚持,倘若没有强烈到足以舍我的热情,又怎会一次次将唾手可得的诱惑拒之门外?

本书所描绘的欧阳予倩永远充满活力,同时也很感性。虽然偶尔流露避世情绪,但又很快重新找到了出发点,困难就像是 he 戏剧事业的磨刀石。欧阳予倩所从事的道路完全陌生于他的长辈。更主要的是,他从长辈那里得到的除了反对还是反对。很难想象,在那个具有浓厚儒家传统的家庭里,欧阳予倩竟然对戏剧能够执着坚守,始终如一。

著名戏剧作家夏衍称“欧阳予倩是真正的中国现代戏剧的开山祖”。这显然是对欧阳予倩在戏剧艺术上努力探索的大力褒扬。透过本书打造的欧阳予倩人物形象,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事业脉络:他从喜爱唱戏出发,再到拥抱话剧、电影等艺术,再到融编、导、演一体,并涉足电影业,再到打造当时最先进的舞台,创办戏剧学校,培养戏剧人才,再到克服重重困难,在桂林举办曾经轰动一时的西南八省戏剧联展……从演戏到“育戏”,从审美到美育,这既是欧阳予倩个人成长的路线图,同时也是他对戏剧认知逐渐升华的结果。

在谈到对戏剧的认识时,欧阳予倩指出:“剧场是对社会大众进行美育教育的场所……社会大众进剧场看戏,它们的心理如同走进神圣的教堂一般。剧场也是在用真诚和高贵的剧目洗涤人们的心灵。”不难看出,在历经数十年的戏剧生涯后,欧阳予倩已经从当初的懵懂表演者,成长为后来的文化的推广者、艺术的探索者。

回顾欧阳予倩的一生,似乎很平淡,这种平淡体现在他“只想当好一个伶人”。欧阳予倩的一生其实也很精彩,这种精彩突出表现在,即便在混乱年代,他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